

## 品读经典

支英琦专栏



支英琦,生于乡村,长在城市,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。

# 归去来兮一悔僧

蕉林酌酒的老者嶙峋清寂,仿佛遗世修行的老道;拈花仕女清丽出尘,似乎置身阆苑仙境。就连画中的树木石头,都画得奇异古怪、气象俨然,透出一种别样的气息,欲说还休。

看陈洪绶的画,总感觉到一种悲苦与欣悦杂糅的复杂情绪。

最早看到他的《归去来辞图》,只是其中的两个片段,线条圆转,人物宛然,眼前仿佛就有了“舟遥遥以轻颺,风飘飘而吹衣”的诗意。然而,细细欣赏下来,画中人物或紧闭或凝睇的双目,却透出浓浓的欲说还休的无奈,似乎有一种深藏已久炽热难抑的岩浆,在画面上潋洏激荡着,一俟被看画人的眼神碰触,便会喷薄而出,一泻千里。

画中这种内蕴丰富的清奇气象,应该是和他的生活经历相互关联的。陈洪绶,字章侯,号老莲,晚号老迟、悔迟,又号悔僧,云门僧,绍兴诸暨人。陈洪绶生活在一个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,年少时即师从名家,十岁时侧身著名画家蓝瑛门下,青年时已声名远播。到了晚年,同样声名远播的还有他的喜酒好色,按说,诗酒风流是古代文人墨客的常事,但陈洪绶的酒色之好已非常人可理喻了。陈老莲每宴必酒,每酒必醉,喝酒一定要有美女作陪,睡觉一定要有美女服侍。一个学养全面、造诣深厚的画家,何以放荡恣肆到如此地步?天性风流之外是否还有难言之苦楚?

世家出身的陈洪绶,并不是从小

就立志丹青的。像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,治国济世才是其青春时期的理想。只是,陈老莲虽有文采却屡试不第,失望之余,才在崇祯十五年来到京城,因为绘画天赋被招为国子监生,受命临摹宫内历代皇帝画像。这段经历,一定不是陈老莲性情中事,偏偏倒是为他艺术精进奠定了基础。然而,明末乱世,宫廷里也是一派凋敝,耳濡目染宫廷里的种种腐败险恶,天性脱俗的陈洪绶如何忍受得了?痛定思痛,他毅然挥泪离京。不久,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京城,旋即又是清兵入关,明朝国破,师友或愚忠殉国,或流离失散。乱世之中,一个不肯苟且的文人画家,或许,只有通过放浪形骸、醉生梦死,才能暂且度日偷生。

对于一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人,酒色的麻醉毕竟不会长久,“举杯浇愁愁更愁”的老莲,遁入绍兴云门寺,号悔迟、悔僧。内心如此纠结,画面却愈加清绝脱俗。其实,一个孤傲的灵魂,即使面对青灯古卷,也难以平息内心羞愤郁闷之情。也只有通过笔墨,借前贤的生活场景聊以安妥眼前的日子。

于是,就有了《归去来辞图》。

这是一幅由11段画面连缀而成的长卷,分采菊、寄力、种秋、归来、无酒解印、赏酒、赞扇、御饌、行乞、酒酒等。画中人物一例是老莲式的高古奇特,情状各异而性灵独抒,衣饰的线条简劲清圆,衬得人物愈加飘逸通脱。陶渊明的形象,在每一幅画中都要比其



他人物大一些,显然寄寓了画家更多个人的情感。不管是坐是立,是采菊闻香还是缩手对案,宽大的衣袍里裹着的总是一种悲酸的悠然。想来,老莲是真心钦羡陶公躬耕垄亩的田园生活的,历代中国文人哪个不标榜自己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?然而,要到达陶渊明那种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真境界,又谈何容易?画此画时,陈老莲已是52岁的寺中“悔僧”,青灯佛号里,他是否真的超然尘外了?我看未必。他画这幅画的动机,就是听说老友周亮工变节做了清朝官吏,在百感交集中画画相赠,其中深意不言而喻。

在我看来,画中的主人,与其说是陶公,不如说是陈洪绶自己,那一双紧闭的眼睛里,哪里有采菊东篱的悠然惬意?哪里有归田园居的通脱潇洒?它

分明在紧紧锁住一个无法示众的矛盾世界,锁住一腔无法喷薄的精神浴火。画中,主人公的脸上清奇宁静、纤尘毫无,我们却分明看到两行清泪,潸然,从明朝垂落到现今。

陈老莲画过许多历史人物,从《水浒传》里梁山好汉的夸张造型,到《屈子行吟图》里屈原仗剑行吟泽畔的郁郁身影,老莲一直在矛盾着、纠结着,既不愿为昏聩的大明王朝愚忠殉国,又不肯离经叛道为清王朝出仕做官,这种纠结,是深受儒家思想约束的一代文人的纠结。倒是他画的佛释人物,硕目短髯,长眉鹰鼻,面貌奇古,静穆神秘,一派安安静静的禅悟境界。

“无法可说”,这是陈洪绶在一幅佛释人物上的题款,无法即有法,老莲终是有所参悟的。

## 小浮生
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# 流言

去参加一个小型的联欢晚会,都是熟人,曾经有过芥蒂,也不乏小帮小派的故作熟络。所以在晚会开始之前,便有各式流言飞语,细菌一般,在小小的聚会厅里发酵、滋生。有嘲讽某风流的知名人士的不知名女儿长相“七拼八凑”的,有揭秘某人升官发财之途上“毁人不倦”的,有议论某单身女人用身体交换前行利益的,也有挖苦某一帆风顺之徒笑得如浮花浪蕊一般惹人烦厌的。

而在晚会开始之后,这样的流言,又因为一些人的卖弄风头,愈加随了那意味深长、跌宕起伏的笑声,冲刷出更大的一片水域。偶尔有真心赞美者,总是会被小帮派里的某一缕带了刺的视线给拦腰截断。台上的人在唱歌、跳舞,努力地放射光芒;而台下的人,则对其揣摩、观察、窃窃私语。两块水域,汇聚一块,却现出泾渭分明的孤独。

终于因一件小事,泾水渭水起了波澜。是主办方设置的一个抽奖的环节,奖品是价值几百元的微波炉。主

持人找了省城的名人作为抽奖嘉宾,参与其中。奖品算不上昂贵,所以起初观众们都有些懒惰,对嘉宾伸向箱子的手并无多少热情。而等到奖抽完了,主持人公布三个获奖号码时,兴奋地跑上台去的三个获奖者,也未给多少人留下印记,甚至,那幸运儿的名字,被接下来一首激情豪迈的歌曲一冲,很快就淡若无痕。

可是,有人却牢牢记着,恨恨地记住了其中一个获奖者的名字。只因为,她认定那个被主持人模糊念出的号码,原本是指的她手中的数字,而冒充她去领了奖的男人,是因为跟她素日存有罅隙,才当众让她难堪,并抢去了她的风头。

女人没有再听下面的节目,这个忽然袭来的“羞耻”,让她仔细琢磨了男人的每一个细节,想起他还曾经用貌似开玩笑的语气,指责过她的一句拍马的话,想起另外一个跟自己已有宿怨的女人正与他相好,那么他一定是借此向那个女人献媚,说不定,那微波炉领了,是献给那女人也不一定,

在晚会开始之前,便有各式流言飞语,细菌一般,在小小的聚会厅里发酵、滋生。

又想起男人屡次在各式聚会上夺去许多人的风头。而这样细枝末节的回忆,让她又忽然间增添了一些信心,她想起还有许多人,一定是站在她的左右的。

女人很快将奖品颁错了的消息悄悄在人群中传播开去。人群开始有小小的骚动,但并未形成大的波浪。只是,那小小的波涛暗涌着,搅动了每一个人的心,并在晚会结束后,以不息奔跑的姿态,向未知的前方涌去。

几天后一群人聚餐,因为此事几天未能安睡并得到许多人支持的女人,底气十足地当众指责男人,怎么就能厚着脸皮,在公众场合做这样自私的事情?她在乎的不是一个微波炉,而是给予她心理的伤害。男人诧异,却来不及辩驳,便被众人群起而攻之,并信誓旦旦地集体作证,那个奖品,的确是颁发给女人的,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领,除非,他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男人笑,如果真的颁错了,他还给女人就可以了,何必上纲上线?而且,还失眠几日,多不值

啊!与女人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一个闺蜜,看男人一脸轻松,即刻代替好友,以更加凌厉之势批判了男人,并将其行为上升到道德人品的高度之上。

男人烦乱,朝我和另外一些好友倾诉苦闷,我安慰他,一个微波炉,何必计较?送女人就是。可是,不等男人送出微波炉,女人和闺蜜们已经将电话打到了颁奖的名人那里,试图从源头上确认所抽号码究竟是多少。男人大惊,觉得此事真是丢人,他丢了颜面和人品也就罢了,还被流言飞语推波助澜,席卷了名人。

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男人的笑话之时,名人却淡淡给出了答案:我用照片和自己的记性担保,那个奖品,的确是颁发给男人的。

女人终究没有道歉,而昔日与她站在一起的传播流言的人,则有一半,调转了矛头,朝男人涌了过来。只是,男人没有觉得得意,而是听了我的忠告,一闪身,躲开了那股热浪,任由他们在自己的对面,喧哗、起伏、激荡。

## 心理红楼

吴克成专栏

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# 请把尾巴夹好了

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艺名“小奎禄”,生于1886年,逝世于1961年,少时家贫沿街卖五香豆,虎啸龙吟的叫卖声惊动了皮影艺人王德正,扶他上马奔向京戏大营。他曾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马连良、杨小楼等人创排过四十多出新戏,还自创脸谱,革新勾脸的工具有方法,是敲起来“当当”响的花脸。

马失前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救助贫苦同业的“窝头会”义演上。当晚,压轴是谭富英、金少山的《捉放宿店》,大轴是他和杨小楼的《九伐中原》。郝寿臣有个弱点:嗓子在晚上12点前是铜墙铁壁,守能固若金汤,放出来可敲山震虎;12点一过就成了破铜烂铁,喊出去溃不成军,过街老鼠都无法镇住。那晚轮到他上场已一点多,加上刚下场的“金霸王”金少山素以嗓门大赢得生前身后名,一对比,屋漏又逢连阴雨……老先生受不了一地的窃窃私语,戏一演完就有了退隐之意。可见再大的虎皮也要懂得守巧藏拙,否则即使小拙露出点尖尖

角,被惯于鸡蛋里挑骨头的所谓专家逮到,不嚼烂舌头,怎肯罢休?

绝大部分人都把粉往脸上搽,倘若脸上有个针鼻儿大小的雀斑也须用遮瑕霜搽上千百遍,再出来示人。有人偏反其道而行之,大好局面用金剛罩捂起来——我这儿姑且叫它做“藏巧”,宁愿示人以脖子后面的灰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就是这样的人。薛宝钗不但肌肤胜雪,心也由冰雪制造,澄明锃亮,什么也瞒不过她。贾宝玉当年一见她的酥臂,忍不住想上前摸一把,倘若她用制心的材料来制酥臂,贾宝玉恐怕一见就要忙着擦鼻血。

第四十回《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》中,姊妹们一起饮酒取乐,林黛玉得意忘形(原来她也有忘形的时候),随口吟出“淫书”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里的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”、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,众人皆醉,宝钗独醒,一下听出了玄机。贾芸与红玉的私情她也知道——第二十七回《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》里,宝钗追一只玉色蝴

所以,不是大尾巴狼,没必要去“以假乱真巨尾制造厂”花钱定制一根。

蝶,在亭子边煞住脚偷听了红玉和坠儿的私房话……把柄在手,只是攥在掌心而已,并不显摆自己全知全能,张口嚷破。王熙凤总结得好——她跟平儿总结宝钗道:“不干己事不张口,一问摇头三不知。”

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、学习和认识,因为知道得太多可能会造反。直率的、不可抑制的、咄咄逼人的凝视是霸主地位的猴子用来建立优势的主要方法,而从属地位的动物则用低眉顺目来表明他的从属地位。教室里也有这样的情形,真正聪明的学生,经常被看成“狡猾的家伙”,不遵守纪律,是对老师权威的挑战。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力之中看到,他们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,因为这能引起他们老爷的不信任或者愤怒。大多数文化中,那些敢于探寻或公然反抗的人都会受到惩罚,比如亚当和夏娃、普罗米修斯、俄狄浦斯。所以聪明人为了让周围的人放心,常采取假装愚笨的防御

态度,否定自己优良的方面,就像薛宝钗的“藏巧”。

把自己的某些“巧”藏起来,别人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威胁,腰里已上膛待命的枪也会自动收起来,大家和平共处,一团和气。薛宝钗的“藏巧”确也收到了这样的奇效——贾母说:“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,全不如宝丫头。”“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,亦多喜与宝钗去玩。”《红楼梦》里最大的反派赵姨娘都敬服她,夸她“展洋大方”……

所以,不是大尾巴狼,没必要去“以假乱真巨尾制造厂”花钱定制一根。真有根与众不同的漂亮大尾巴,也不要有事没事拿出来在众人面前摇,如果控制不住非要天天摇,建议你先练成凌波微步功,以避免那些故意或非故意踩过来的脚。练不成此功也不要紧,赶紧到秃尾巴专修学校学尾巴修补术,头悬梁锥刺股地拼命学,倘若修不好被众脚踩秃的尾巴,晚上回家敲门时,当心被狼老婆当成冒名顶替的流氓,一脚踹出去。